

戚蓼生序本石頭記

三

曹雪芹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戚蓼生序本石头记（共八册）

一九七五年六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七五年六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定价：平装本二·五〇元
书号：一〇〇一九·二二一〇
内部发行

第二十一回

按此回之文固妙然未見後之三十回猶不見此之妙此回嬌嗔箴寶玉軟語救賈璉後回薛寶釵借詞含諷諫王熙鳳知命強英雄今只從二婢說起後文則直指其主然今日之襲人之寶玉亦他日之襲人他日之寶玉也今日之平兒之賈璉亦他日之平兒他日之賈璉也何今日之玉猶可箴他日之玉已不可箴耶今日之璉猶可救他日之璉已不可救耶箴與諫無異

也。而襲人安在哉。寧不悲乎。救與強無別也。甚矣。但此日阿鳳英氣何如是也。他日之身微運蹇亦何如是耶。人世之變遷倏爾如此。

今日寫襲人。後文寫寶釵。今日寫平兒。後文寫阿鳳。文是一樣情理。景況光陰事却天壤。幾多少眼淚洒與此兩回書中。

此回襲人之大功。直與寶玉一生三大病映射。

第二十一回

賢襲人嬌嗔箴寶玉

俏平兒軟語救賈璉

話說史湘雲跑了出來。怕林黛玉趕上。寶玉在後忙說仔細絆跌了。那裡就趕上了。林黛玉趕到門前。被寶玉叉手在門框上攔住。笑勸道。饒他這一遭罷。林黛玉扳著手說道。我要饒過雲兒。再不活著。湘雲見寶玉攔住門。料黛玉不能出來。寫得湘雲與寶玉又親厚之極。却不見疎遠。黛玉是便立住脚。笑道。好姐姐。饒我這一遭罷。恰何情思耶。值寶釵來在湘雲身後也笑道。我勸你兩個看寶兄。

弟分上却丟開手罷

好極妙極王顰雲三人已難解

看寶玉兄弟分上話只一句便將四人一齊

籠住不知孰遠孰近孰親孰疎真好文字

齊黛玉道

我不依你們是一氣的都戲弄我不成

語是顰兒口

真實堪憐

寶玉勸道誰敢戲弄你你不打趣他他馬敢

說你

他好二字連二

四人正難分解

忽好前像三人今

中正眼不

有人來請吃飯方往前邊來

好文章正是

角之事若只管哼

那天早又有掌燈時分王夫人

李紈鳳姐迎探惜等都往賈母這邊來大家閑話了

一回各自歸寢湘雲仍往黛玉房中安歇

前文黛玉

雲寶玉則隨賈母今湘雲已去黛玉既來年歲漸大寶玉各自有房黛玉亦各有房故湘雲自應同黛玉

也一處寶玉送他二人到房那天已二更多時襲人來

催了幾次方回自己房中來睡次早天明時便披衣

鞞鞋往黛玉房中時不見紫鵲翠縷二人只見他姊

妹兩個尚卧在衾內那林黛玉嚴嚴密密裹著一幅

杏子紅綾被安穩合目而睡睡一個那史湘雲却一把

青絲拖於枕畔被只齊胸一灣雪白的膀子掠於被

外又帶著兩個金鐲子又一個嬌態寫黛玉之睡

雲之態則儼然是一個嬌態嬌態女兒可愛真是人俱

盡個個活跳吾不知作者胸中埋伏多少裙釵寶

玉見了嘆道

嘆字奇除玉卿外世人見之自曰喜也

睡覺還是不老實

回來風吹了又嚷肩窩疼了。一面說一面輕輕的替他蓋上。林黛玉早已醒了。覺得有人就猜著定是寶玉。因翻身一看。果中其料。說道：「這早晚就跑過來作什麼？」寶玉笑道：「這天還早呢。你起來瞧瞧。」黛玉道：「你先出去。讓我們起來。」寶玉聽了。轉身出至外邊。黛玉起來。叫醒湘雲。二人都穿了衣服。寶玉復又進來。坐在鏡臺旁邊。只見紫鵲雪雁進來。伏侍梳洗。湘雲洗了面。翠縷便掣殘水。要潑。寶玉道：「站著。我趁勢洗了。」

就完了。省得又過去費事。說着便走過來灣着腰洗了兩把紫鵑。付過香皂。去寶玉道：「這盆裡就不少不用搓了。」又洗了兩把。便要手中翠縷道：「還是這個毛病。免多早晚纔改。」寶玉也不理。忙忙的要過青鹽擦了牙漱了口。完畢見湘雲已梳完了頭。便走過來笑道：「好妹妹替我梳上頭罷。」湘雲道：「這可不能了。」寶玉笑道：「好妹妹你先時怎麼替我梳了呢？」湘雲道：「如今我忘了怎麼梳呢。」寶玉道：「橫豎我不出門又不戴冠子。勒子不過打幾根散辮子就完了。」說着又千妹妹

萬妹妹的央告湘雲只得扶他的頭過來一一梳篦
在家不戴冠並不總角只將四圍短髮編成小辮往
頂心髮上歸了總編一根大辮紅絛結住自髮頂至
辮梢一路四顆珍珠下面有金墜脚湘雲一面編着
一面說道這珠子只三顆了這一顆不是的我記得
是一樣的怎麼少了一顆寶王道丟了一顆湘雲道
必定是外頭去吊下來不防被人揀了去到便宜他
妙談到便宜他四字是大家千金口吻近日常用
可惜了的四字今失一珠不聞此四字妙極是極

玉在旁盥手冷笑道也不知是真丟了也不知是給

了人鑲什麼戴去了寶玉不吞有神理有文章因鏡臺兩邊

俱是粧奩等物順手拏起來賞玩何賞玩耶不覺又

順手拈了胭脂意欲要往口邊送是襲人勸因又怕

史湘雲說好極的是寶玉也正猶豫間湘雲果在身後看見

一手攙着辮子便伸手來拍的一下從手中將胭脂

打落說道這不長進的毛病兒多早纔改過一語未

了只見襲人進來看見這般光景知是梳洗過了只

得回来自已梳洗忽見寶釵走來因問寶兄弟那去

了襲人含笑道寶兄弟那裡還有在家裡的工夫寶

釵聽說心中明白又聽襲人嘆道姊妹們和氣也有
個分寸禮節也沒個黑家白日鬧的憑人怎麼勸都
是耳旁風寶釵聽了心中暗忖道到別看錯了這個
了頭聽說話到有些識見此是寶卿初試以下漸成
襲人果賢寶釵便在炕上坐了人好逐回細看寶卿待
女子也
遠不近可厭之人亦未見冷淡之態形諸聲色可喜
之人亦未見醴蜜之情情形諸聲色今日便在炕上坐
了蓋深取襲卿笑二人文字此慢慢的閑言中套問
回為始詳批於此諸公請記之
他年紀家鄉等語留神窺察其言語志量深可敬愛
四字包羅許多文章筆墨不似近之開口便云非諸
女子之可比者此句大壞然襲人固佳矣不書此句

是手大眼一時寶玉來了寶釵方出去奇文寫得釵玉二
近何也寶玉之心凡女子前不論貴賤皆親密之至
豈於寶釵前反生遠心哉蓋寶釵之行止端肅恭嚴
不可輕犯寶玉欲近之而恐一時冒瀆故不敢狎犯
也寶釵待下愚尚且和平親密何致兄弟前有遠心
哉蓋寶玉之形景已泥于閨閣近之則恐不避反成
遠離之端也故二人之遠實相近之至也至釵兒與
寶玉實近之至矣却遠之至也及寶玉軋文如何凡較
勝角口諸事皆出於釵哉以及寶玉軋文如何凡較
枯種種孽障種種憂忿皆情之所陷更何辨哉起此
一回將寶玉襲人釵釵雲等行止大概一描已起後
大觀園中文字也今詳批於此久後不忘矣釵與
玉遠中近彈與玉近中遠是要緊兩大股不可粗心
看過寶玉便問襲人道怎麼寶姐姐和你說的這麼熟
鬧見我進來就跑了問一聲不答再問時襲人方道

你問我麼我那裡知道你們的原故寶玉聽了這話

見他臉上氣色非往日可比便笑道怎麼動了真氣

寶玉如此襲人冷笑道我那裡敢動氣只是你從今以後

別進這屋子了橫豎有人伏侍你再不必來支使我

我仍舊還伏侍老太太去一面說一面便在炕上合

眼倒下醋妬妍態假態至矣盡矣寶玉見了這般景

況深為駭異觀者但莫認真此態幸甚禁不住趕來勸慰那

襲人只管合了眼不管與輦兒前番嬌態如寶玉無

了主意因見麝月進來偏麝月來道姐姐姐姐怎麼來如

如麝月道我知道麼問你自己便明白了又麝月好寶玉

聽說呆了一回自覺無趣便起身咳道不理罷我也睡去說着便起身下炕到自己床上歪下襲人聽他半日無動靜微微的打鼾料他睡着便起身掣一領斗蓬來替他剗壓上只聽忽的一聲寶玉便掀過去也仍合目粧睡寫得爛熳襲人明知其意便點頭冷笑道你也不用生氣從此後我也只當啞子再不說你一聲免如何寶玉禁不住起身問道你又怎麼了你又勸我你勸也罷了剗纔又沒見你勸我一進來你就

不理我賭氣睡了。我還摸不著是為什麼。這會子你又說我惱了。我何嘗聽見你勸我是什麼話了。襲人道你心裡還不明白。還等我說呢。正鬧著。賈母遣人來叫他吃飯。方往前邊來。胡亂吃了半碗。仍回自己房中。只見襲人睡在外頭炕上。麝月在旁抹骨牌。寶玉素知麝月與襲人親厚。一並連麝月也不理。揭起軟簾。自往裡間來。麝月只得跟進來。寶玉便推他出去。說不敢驚動你們。麝月只得笑著出來。喚兩個小丫頭進來。寶玉掣了一本書。歪著看了半日。因要茶。抬

水秀二字甚
新今本却改
為清秀不知
近人詩中蘇
州女兒嫩如
水亦此意也

頭只見兩個小了頭在地下站著一個大些的生得

十分水秀

二字奇絕多少嬌態色括一

寶玉便問你

叫甚麼名字

那了頭便說叫蕙香

好也

寶玉便問是誰

起的蕙香道我原叫芸香的

俗原

是花大姐姐改了蕙

香寶玉道正經該叫晦氣罷了

什麼蕙香呢

好極趣極

又

問你姊妹幾個蕙香道四個寶玉道你第幾蕙香道

第四寶玉道明兒就叫四兒不必什麼蕙香蘭氣的

那一個配比這些花沒的玷辱了好名好姓

花襲人三字在

內說的

一面說一面命他倒了茶來吃襲人和麝月

三頁已

卷三二十一回

七